

## < 附錄一 > 異象之原文與譯文

原文請參閱論文紙本。



# 諾索夫

## 《異象》

### 代序

我親愛的孩子們！所有的心思意念都是為了你們和你們人生的道路。我的年歲應當說來也近一個世紀，我已經看見我兒子的兒子，也就是孫子。度過的日子已超過七十年頭，因此可見得早已屈服在頻繁的病苦和死亡的徵兆下。所以我要對你們的呼召，並且建議你們應當留心注意這件事，就是發生在 1955 年，我生命轉折時期的事情。

對你們而言，顯然這僅僅是生病罷了。但是假如仔細思索所有在生病期間所發生的事，那這就不是偶而發生在人們身上的一般疾病，而是我們在人世間短暫生命的考驗。就如先知寫道：上帝考驗著虔誠的人和瀆神的人。清楚明白地，像我墜入全然的瀆神，所以明白地展示著：等著我的是死亡、審判、和大痛苦。這不僅僅是展示，我所見到的一切在這多年來一直銘刻在我心。

因此，雖然事情過了十二年，而記憶中卻猶如昨天。所以我只有在數十頁中寫下我所見到的，希望讓你們和其他相信的人知道這事情。現在，如聖經上所寫的，我必須說，人被創造到這世界上不是為了能夠吃喝玩樂，而是為了榮耀天父和追尋天國。耶穌基督在福音中也為此曾說：「天父為那些愛他的人所準備的，是眼所未見，耳所未聞，人心所未想到的。」<sup>1</sup>天父城裡不需要太陽和月亮，在裡面就會發光。上帝的話照耀這世上的飲食和歡樂是一短暫的現象，好比花朵、夢境、路過的影子：所有一切短暫出現後，便很快消逝。人們離開這世間，來到了看不到世界，<sup>2</sup>身體留給土地，而靈魂是不死和看不見的，在一生中自己所成就的事情，任何一項也無法從這一生帶走：就像我赤條條的出生，死時也赤條條，所有的財富、光榮、名聲將留下。我們活在這世間，被所有有形的事物迷惑，而且無法認清這世界迷惑的欺瞞：我們墮落著，有如獵人網中的魚或是補器中的鳥。當年

---

<sup>1</sup>聖經格林多林前書第二章第 9 節。

<sup>2</sup>指死後的世界。

老時，到了日子最後時刻，那時人們明白了在生命中的許多錯誤，但是為時已晚，無法回頭：過往猶如覆水。這就是人的生命：這世間的迷惑使我們尋找真理的眼睛盲目。但是現在必須說，藉著聖經我們能瞭解世界的末期時，會有這樣的預示：有人聽了聖經的話，卻沒有信仰；甚至指出：在最後的時刻，黃金和銀散落在路途上，卻沒有人拿走它。黃金和銀就是意謂著聖經的話。其它的聖人也提醒說：不要在皮或樺樹皮上書寫，因為後代的人想要擦掉它們，<sup>3</sup>但是我們就暫且談談過去的時光，那些沒有信仰的日子。大家都知道，在 1917 年發生了革命，三年半的戰爭造成了饑荒的日子。尤其是到了不豐收的年歲：早到的寒冷和夏天的雪使得穀物不成熟，只能拾取麥稈和乾草，在這境況下，人們便停止遵守齋戒。我記得，除了牛奶，沒別的可吃。在齋戒日時，媽媽拿牛奶到桌上，轉身，離開，難過地哭了起來。饑荒了不止一年，因此人們也停止談論齋戒，只是如何才能有可吃的。等到後來已是豐收的年頭，那依照習慣的齋戒已經不被討論了。

當我和弟弟都成年後，如同一般人，開始著迷現代的遊戲、樂曲和其他的娛樂，而忘掉了舊有的文化。當出現了有各種問題的現代書籍，意謂著必須從它們之中來獲得知識。後來已經產生對舊書的懷疑，但必須提及，我不反對去尋找在聖經中所言的正確性，甚至從年老的人或聖經的專家的身上來尋求，但是我去尋找時，已經有點延遲了，他們已經過世，而且他們的舊書也都無痕跡地不知散落到何處了。然而那些被我輕率地看待的書，我無法丟棄它們，因為在它們中有無法駁斥的真理明証著，特別是所有對末世的預言。

當我已經成年了，媽媽已被年老摧殘，勸我作為長子的要娶妻。我看情形是不可避免，聽從母親，結了婚。很快地過了四年，生了三個小孩，當家口將要變多時，財產允許養三到四頭牲畜，便不得不想想該如何。我決定前往克利斯托夫卡，聽朋友說那裡有開放的草原，他們看了，可以得到一些割草場。我同弟弟商量取得同意後，房子財產留給他，他則儘可能地幫我。我的離開使母親傷心落淚，但我沒聽見。在 1924 年我離開故鄉的匹茲馬河，開始住在克利斯托夫卡。當一切越來越好時，生活得很愉快。到了 1931 年，購買了牲畜和飼料的必須設備，擁有六頭牛、兩匹工作的馬、

---

<sup>3</sup>因為獸皮或樺樹皮上頭的書寫容易被擦拭掉，後代的人因為失掉信仰，所以要擦掉前人所寫的東西。

一隻年幼的牲畜，孩子也有了六個。一切都證明著：生活真是愉快。但是這樣的時光卻消逝了：意料外地所有入軌的生活遭到破壞，是大家都知道的集體化。那時後，在我們的土地上設置了蘇聯農場和集體農場，蘇聯農場的牲口不得不減半，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存糧讓牲口過冬。盡全力不休息地從森林找飼料來保障所有的牲口。

1934年春天，因為沒有糧食，不得以離開了克利斯托夫卡，孩子的教育移到了聶聶茲基區。那裡的一切條件都好，只可惜那一區是非種植區。我們這區雖被認為是種植區，但是馬鈴薯還是無法到這裡。所以我的遷徙持續到1964年，也就是有30年的時間。這期間有四年在前線，在列寧格勒近郊被包圍。一切並非過的順利而且愉快的。在這些漂泊四十年的日子，期間曾喪偶，經歷其他很多的阻礙，走過許多路程，也奪走了我的健康。所以在札波涼里沒有適合的空氣呼吸過生活，不得不去找更溫和的氣候。有俗語這樣說：生命不是簡短如走過草原，如果延長了，就可以經歷一切；又說，每個人的幸福是自己掌控的，但不總是如人意願。所以這就拿我來當例子。就如在克利斯托夫卡的日子，我付出自己的勞動而得到很多，卻不知道夜晚的安寧，從1925年到1931年沒有一天休息，這些年過後，一切就好像被火燒盡一般。這些事情依照著書上所寫的時間發生，只是我們沒注意，忽視了這事。殉難者伊波利特曾寫到：「看看我親愛的孩子們，邪惡的時候到了，當奸巧的人在上位時，不管是善人或惡人，房子和村子都被拿走。當這事發生時，要知道，這是結束了。聖經將不被珍惜，魔鬼的歌到處傳唱。」因為不珍視聖經而讓我失去了在克利斯托夫卡十年來的努力。就是當在林木工廠的房間發生死亡的事情時，我才恍然理解：「你無法享受超過七年的勞動成果，是因為沒有在一週的第七天，就是星期日，來作敬拜。」確實如此，無話可說。對此必須作個結論，我沒有照聖經所說的去尋找上帝的國，就是「你先尋求上帝的國，一切都會給你。」我的所有努力隨風而逝：播種在劣地，就得什麼果。

所有1955年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很多人看到，但誰也不知道經過，甚至自從我病癒後的四十天，由各方面來想也不解，我便開始在工地工作，認為疼痛不會再回來。但是在第四十天（主進堂日），出乎意料外地在吃午餐前，我的手腳開始抖動，在我身體內好像有電流抽動著。我去吃午餐，但什麼也沒吃。我去找醫生，他卻什麼也不知道，建議我在澡堂用擦拭法治療。但是第一次在澡堂我無法忍受，失去知覺地被拖出來。之後我的健

康下滑，連我上個廁所，都要囑咐家人，有可能我會無法回來。我就思索，在許多的異象中要告訴我什麼：為什麼會再一次疼痛呢？首先，我燒了放在兩個書櫃所有的現代書，賣了櫃子以及好的衣服，毀掉唱機、唱盤，便感到舒服些，但只有一些些。想起了因為收音機電線引起的疼痛，我拆了收音機，摘了電線，之後心臟就停止痙攣，只剩下因為風濕而起的痛。我想起曾被告知過要去伊凡和雙親那裡找書及第一份手抄，一切都如異象所告示的找到了。之後那迷團的意義便解開了：我的第一份手抄寫下了在原野與死亡相遇的戰爭，這事已經過了四十年。我生病並康復了，過了四十天，又再一次生病，而病了四十天。我不知道要如何解釋這巧合，但我想：聖經曾指出，人要四十天懷孕成形，人死後的第四十天是最後的心的滅亡。聖經上說自然的死亡之後將有審判，隨後根據一生中的所作所為來審斷靈魂。在我的身上也發生相同的事：死亡、審判並被判前去冰冷的地獄，在那裡我知道過了兩年。我病了兩個星期，隨後是康復的時間，總共四十天，而不是兩年。這對我來說還是未知的。

總地說來，在異象中還有很多沒有指出。在審視自己的罪過後，將其在自己特別的筆記中的解釋文字間來指明，對這些也應當特別注意。在雅瓦島生活日子的指示還有些不明白。閱讀聖經時便看到了：可敬地上帝給了二十年，而不是兩年的延長生命來做善事。便可以知道為什麼在我病後被給了近二十年延續的生命，算算：從 1955 年到 1975 年。我想，這裡就是天父給予我這樣的一個罪人，恆久的忍耐與仁慈。

## § 1 死神的異象

十一月十日（新曆）的半夜，我在自己房子的床上休息，因為建築工地辛勞的工作後，一如往常的作夢，沒有任何念頭，只是生活和工作。透過夢境，我感覺有某人觸碰了我，我幾分驚嚇地很快張開眼睛，看見：在房間有不尋常的光亮，不像月光，也不像是其他的照明，而是一種特別的黃光。我很快坐到床邊，並且想知道，這不尋常的光是從哪發出來的。我把頭轉向左邊，在床頭那個方向，我看到了高到天花板（2.5 公尺）的人形骷髏，就像畫家畫中所畫和舊書中插圖的死神。死神被白色的殮布給蓋著。我想看清這可怕的景象，確認這是不是夢？不是！不用懷疑，這是事實，光正是從那死神的骷髏透出來的。我看見：死神慢慢移動自己面頰的乾骨，

勉強可聽見地那彷彿從墳墓發出的低沈聲音說：「準備好了嗎？」便開始沿著床下來到地板上，同時光亮也隨死神在房間消失了，夜晚的黑暗來臨。那時從床上縮起我那被照亮的雙腳，我順著床看著牆壁。突然在牆壁與床之間，從下面很快地冒出紅色的火後，一切又都熄滅，變得黑暗又寂靜，只有妻子穿著寬鬆的睡衣在床上睡著。這之後我就無法入睡，閃現著對所見之事的一些想法：我想，在我生命的第五十三年頭，為我出現異象嗎？就這樣到早上我沒再睡著。

早上妻子起床，和往常一樣生火爐，以及忙著日常的家務等等。我蓋著被子躺著，好像十分溫暖，但是我卻開始顫抖起來，出現頭痛。到了該去工作的時間，我無法找到可以讓我舒服的狀態，便沒外出去工作。隔日早晨，情況也沒有得到改善。我無法睡覺，給了安眠藥也沒有效。我躺在床上無法入眠，到了第三天。

鄰居們知道了發生在我身上事情的消息，很多來觀看，或是議論著，但是我的舌頭停止說話，為何變成這樣？我清楚地記得，我女兒其中之一來了，同妻子說了話，並請求為我拿來好的衣服。我理智地想反對，但是我卻沈默並穿了好的衣服，我無法加入回話。那時在我耳邊彷彿有聲音低聲說：「若你沈默了，就將沈默。」隨即在來看我的所有親近的鄰居們身上出現了異象，我稍微說明一下。靠近我的兩個女人坐在桌邊喝茶。我看著兩個其中之一，我看到她的舌尖，黑如煤炭。我確認了幾次所見景象，情形都沒變。我看了旁邊另一位鄰居，她沒有類似的情況。我不得不用被子蓋住，希望不要看到更糟的事情。不久我親近的鄰居走向我（我知道，是有抽煙的）並且問我說：「為什麼你不說話？」而我的舌頭好像綁住了，無法開口說話，而且我清楚地看見他的臉黑黑的，腐爛的鼻孔，我自己想：這是因為煙草才會這樣，沒有其他原因了。還有許多景象發生在其他認識的鄰居身上，不過說起他們就比較沒那樣有趣。

接下來，一位我親近的鄰居請求他認識的一位司機將我送去醫院，在那裡我又被給了安眠藥，聽說，我稍微睡著了，開始失去理智地亂走。因此我被送到在林木工廠的醫院，也聽說，在那裡時，我身上出現些許狂暴的事情，但我什麼也不記得要如何清楚地來解釋。不過那天在那裡的所見的事留著不可磨滅地記憶，就像是昨天見過一般，是應該繼續說下去。

## § 2 在林木工廠的異象

我在林木工廠所見異象的第一件事是這樣發生的。我們來到一個小房間，門關著上了鎖。當我勉強能夠停下鐵器的作響聲音，庶務主任還沒離開門邊，突然在門上出現雜誌《無神者》的影像，在它的封面有一幅圖，是上帝的審判。那一期的《無神者》雜誌正是 1924 年搬到克利斯托夫卡時，我同其他的文獻一起從烏斯季齊列姆的讀書小屋帶來的，鄰居們不止一次讀過，也看過它的插圖。後來過期的文獻就被放在抽屜和放在閣樓直到 1955 年。當我剛剛開始燒了所有現代的書和雜誌，我看到的《無神者》雜誌，正是十分清楚地林木工廠的門上面所見一般。那麼我們瀆神的事情是歷歷在目，有不可推諉的明證，而且上帝全知悉，在這自由的人間，上帝對我們的恆久忍耐是怎麼展現的。

我們繼續說異象。在看到門上雜誌的異象後，我向庶務主任呼喊：「不要留下我一個人！我看到在我身上有不好的事。」但是他卻走到一旁，說道：「沒事，到早上時有人會來叫醒你。」就離開了。那時我無法不想著雜誌上的圖，思索它為何會在這兒出現，而我的耳邊有聲音低聲說：「不用奇怪：在以前，你對它很熟悉。」突然沿著雜誌開始跑起了大大圓球狀舊款的五元銅幣，從銅幣上散落著火花，就像為了熔接，從鍋爐拖出來的鐵。圓球跑動著，也照亮了在雜誌封面上的上帝審判圖。聲音再一次在耳邊輕聲說：「不要怕，靠近一點：你知道那本書。」我已經害怕地緊貼著牆壁：希望圓球的火花不要來。那時聲音不罷休地在耳邊明確說著：「用自己的舌頭熄了圓球吧：它燒起來，它應該熄滅。」但是請想想：看著都害怕，連手都不敢去碰觸，怎麼可能用舌頭去熄滅？我因為害怕而發冷，不敢說話。只是不得不站立著：某種看不見的力量拉著我靠近到冒著火花的圓球，並且我不自主地打開嘴巴，不願地舔了圓球。舌頭燙的難以忍受，因為疼痛而心臟緊縮，失去知覺地倒在地上。當我恢復感覺後，我躺著，舌頭彷彿被熱水燙傷，我的腳被老鼠咬著，是大老鼠，地板冷如冰塊，我赤身，手腳發僵，心臟好像發冷，而祈禱的言語想低聲說都無法。有個尋求經過房間的人來拯救生命的念頭，我無法確定過了多久時間，都沒有人來，因為疲累，我不自主地倒下。我覺得我的身體如同在火中燒著，然而不是因為熱，而是因為直立在加強用的灰板條牆上的鐵釘撕裂的傷口。顯然地因為寒冷，助理護士躲在床上，呼喚她來幫忙，叫喊著，沒有聲音回應。

我覺得手腳難以忍受的凍僵，自己抖著、震動著，就像風吹樹上的葉子。我清楚地想像著，我的生命要結束了。我奮力想呼求救援，但是喉嚨因為寒冷封住而起不了作用。我望向門上的窗戶，看見煤油燈光些許閃動著。我想用腳去敲門，但腳已不聽使喚。唉！我想我生命的結束是迫切地來了。我使出最後的力氣，用背靠著牆，手沿著牆伸開到肩膀的高度，開始流淚地祈求天父原諒我所犯下的罪過，在最後的幾年我沒有在脖子上戴著的十字架。腦中浮現的是自我批判，就像陪同耶穌基督一起釘著的強盜：我被釘在這牆上是罪有應得：「原諒我！我主！因你的聖名，原諒我從年輕到現今，思、言、行為上的過失。」

死時若沒有鬍子是特別苦痛地，因為這毀壞了上帝的形象。我想，陷在所有罪過中，生命的結束找上了我，不僅僅是神奇奧秘地，更是如臨現場地。過了數十年沒有信仰的日子，想起了許多其他的犯罪墮落，總而言之，我知道我準備去地獄之火，就這樣子了。我該如何承受無盡的火燒呢？當我無法忍受舔著被火燒得通紅的圓球的試驗時，我倒地失去知覺，和嘴中的舌頭如燙傷般的痛。我記起了在自己屋子床下冒起之火的異象。而我想，就是這死神的異象所預示的，對此簡短地說了：「準備好了嗎？」

在我面前展示的，是對同死亡相遇全然的沒準備，我不停地從眼中流出淚來，意識到我生命的最後幾分鐘已經到來。當最後一次，也是永遠躺在無以忍受的冰冷地板上，我不斷地盡全力向耶穌基督祈禱，唸著八字禱詞。<sup>4</sup>隨即便感到寒冷或是疲累，我不像是作夢，我意識到我沒有在睡。突然念頭停留在重要的事上，就是在最後一次劃十字架，基督徒們必須用右手劃十字保護自己，尤其這將是證明我是死在思念上帝的。所以我忍耐著地勉強用右手，幾乎是尾端的手指劃十字聖號，依傳統將雙手放在胸前，就像安葬死去的信徒，我彷彿永遠永遠地睡著了。

我無法想像過了多久時間，我從夢中甦醒，感覺我的右手十分的溫暖，而溫暖也向心臟移動著。於是有念頭，左手也應該這麼做，左手劃了十字聖號，又再次睡著。我想，過了短短的時間，我打開眼睛，感到我的雙手是溫暖的了。只剩一事：寒冷從地板滲透著背部。因此我坐在地板上，不斷地以耶穌基督的禱詞呼求上帝幫忙脫離臨到的苦難。我知道，漫長寒冷的冬夜來了，寒冷在牆後肆虐著，我知道，沒有人會來幫忙我。我唯一的

---

<sup>4</sup>Молитва такая: Господи, Исусе Христе, Сыне Божий, помилуй мя, грешного. Аминь.



希望只有上帝。

內心糾結，淚流地我以耶穌基督的禱詞祈禱哀求上帝。突然間，也許過了幾小時，讓我驚訝地，在收音機的喇叭有聲音說：「誰在那裡呼喊著？」聽到聲音後，我有精神地抬起頭，很快地回應說：「是誰？從哪處說話？」聲音回答我說：「就是你在呼求的那位！」那時我的心因喜樂跳動著，淚如管下，在淚的苦痛下我說：「解救我脫離這苦難吧！我主！給我這罪人延續的生命來悔改吧！」聲音答說：「你生命的時間已經結束，依原則是如經上所說的賞罰：『每個人都照他所做：種什麼因就得什麼果。』請摘取你所做的後果吧！」於是我痛苦流淚地伴著哀求說：「我還沒準備好！我主！靠你的仁慈，等待我從罪惡中返回的期間，帶來悔改並留長鬍子。」對此聲音接著回應說：「為什麼你不早點回頭呢？你的生命過了半個世紀，還想再犯下更多的罪過！」

我不禁想起：我老實說，在六十歲之前我如過往生活著。我謙卑地回答說：「我主！我不敢有所請求：因我眾多罪過的陰暗，良心折磨我！」我聽見聲音清晰地輕聲說：「罪過由悔改和善事補贖，聖靈顧念著每個相信的人，傾聽並思念著他，猶如人的舌頭碰觸著髮梢。」聽了這話，我暗自地在黑暗中用自己的頭髮碰觸舌頭。聲音從上頭說並已經知道這事，而且指正我說：「嗯！你感覺到你的頭髮在自己的舌頭上。聖靈也這樣感覺你並知道你。」

在這些罪過的話語之後，我提起勇氣祈求上帝延續我的生命。「上帝對我說：『好的！在雅瓦島上有一個地方，不過那裡的人活不過兩年，他們被狗尋找著，儘管他們躲在蘆葦中。只要被找到，就得死。要是黑狗的叫聲發現了你，你在那兒被抓到，就被摘去頭。』」對此我表現的猶豫，不是因為怕死，而是在兩年的時間對我不足夠去完成事情：就是在哪裡很快能找到被我遺忘的舊書。

那時我的念頭又再次被抓住並且跟我說：「當整個世界已站在結束邊緣的時候，為什麼你還想要長久的生命？請看看並思索一下，這世界的輪子已經從自己的移動中停止了。還剩一個輪子在動著，但在很短的時間內也會停止。」我望向照亮的走廊的盡頭，並且看見：一些輪子站著，好像是從時鐘出來的，只是它們的樣子很大，看著它們的最高點或是最低點，都看不到邊。我算著它們的數量，有七個站著不動，而第八個輪子勉強用眼睛可以看到還在動著。我驚訝為什麼我以前都沒見過，畢竟它們都自己靠

著窗站著？因此我看著輪子，有想法這樣暗示著我：七個站著的輪子可能意謂著過去的七千年，<sup>5</sup>第八個稍稍動著的輪子，看來是正進行著的第八個一千年，而只有看到它的一半，另外一半藏在高於天花板的地方。思索的時候，我便停止望著窗，當我再想起了輪子時，望向窗戶，輪子已經不見了，只有在走廊的盡頭的牆上出現一個地球，上頭佈滿的經緯線，標示著南北極，在海洋上，向兩極駛來船隻，一切看來都是活生生地。在北極看見在木桿上有旗子，在南極上則有白色的區域。<sup>6</sup>時間過了不久，白色的地方變小了，在極點的中心來了拖拉機，縮小了白色的區域。很快地在極點的上頭出現了旗子。而今，看過這景象後，幾年過去，就看到了探測已經完成了。我不記得，在哪一年我看著中央報紙，看到了刊印著如同這般的極地圖像，就像我在走廊牆上看到的，確定所見的事情就像鎖鍊般環環相扣。<sup>7</sup>

### § 3 門的異象

當我繞著屋子走著，在不暖和的屋內，寒冷使我不安，必須在走的時候尋找可暖身的東西。我從門上的窗子望出去，好像又沒有出現令人懷疑的事物。但是，突然我感覺到寬廣的走廊上，在我面前的石牆上有兩扇門，石牆像高山，很陡峭。門是如此的巨大，人世間沒有像這樣的門。聽見有聲音從上面說到：「所有人間的東西都走進兩門中之一，就不再走出。請你選擇永遠地走進兩門的其中之一，在此同時，不要錯過了所給的期限，請從在你面前的花朵確定你的時間：花朵枯萎是最後的景象。」

確實，在我面前我看到一朵不大的花長在類似柏油路的地上。因此我訝異，花竟不長在濕潤的土地上。思考著我將選擇走進哪一個門，害怕可別選錯了。一個念頭乍現：假如我選右邊的門進去，我無法清楚知道那個門是右邊的門，用我的右手判斷，那門是右邊的門，但若是背對門，那門就成了左邊的門。我用眼睛環顧四週，是否有提示，我在門上看到「真理」兩字。我看著花，花已經凋零，彷彿秋天已到，意味著：選擇進入哪個門

---

<sup>5</sup>俄羅斯東正教認為西元 1492 年是距離上帝創世後第七千年的終止。現今已是進入第八個千年。

<sup>6</sup>南極尚未開發研究的地方，白色是指雪。

<sup>7</sup>異象中所見之南北極景象，在後來的歷史發展中都應驗了。

的時間已經結束。我在無形的力量下走向一個門，沒有目的地，只想著握著右手：通常在世界中走在柏油路上，是握著右手。

我走向右邊的門，那時，兩扇門瞬間打開，右邊的門出現無法透視的黑暗，而左邊的門，射出金色太陽的光芒，在閃耀的光芒下出現了一本書。門隨著快速上升的太陽往上升起。門內的書打開了，一頁一頁的翻動著，在每一頁中是福音書中的金字，人可以在每一頁中自由進出著，而這是難以理解的。門升得高高地，黑暗的門慢慢關起，並將我吸入無法透視的黑暗中。我明白了我的錯誤，但為時已晚，已經無法更正。

#### § 4 在冰原上

當黑暗的門關閉後，在我面前降臨了朦朧的冬夜。是無邊際的冰原之地。我期待著哪裡可以避開無法抑制的風，儘管是在小雪堆的後頭。我在無邊際的荒原找尋藏身之所，儘管是小灌木、小樹、或是小山岡，但是什麼都沒有，所有的都是玻璃般的冰面。

我徘徊在尋找中相當多的時間，卻無法確定，因為今天是否已到邊際，白天或是夜晚，無法分辨，就好像極地的夜晚，在那時刻是數月不見太陽的。我向上帝呼喚求援，不過一切就像在荒原高喊的聲音，而風卻毫不留情的吹，直透骨子裡。在澆灌的風中，出現傾聽我祈求的回答聲音：「假如在你生命中珍惜自己的兔子尾巴，那麼你就可以在這裡找的藏身之處。」話完我才明白：在我二十五歲的時候第一次長出鬍子，之後，留成小小的鬍子就像兔子的小尾巴，但是這個世界刮掉鬍子的習俗卻像波浪，罪惡的波浪卻將我打進去，在這波浪中遊走三十載。

所以，我漂泊在這冰原上是有緣由地，因為我沒有停止刮鬍子，所以無法為自己找到小小的避難所。在這般情形下，死神又來找我，並再對我說：「準備好了嗎？」這才明白聖經所說：他們如此犯下罪過，就當如此受折磨。即使我已知道在罪惡中自己的過錯，但在無處遮蔽的寒冷折磨中迫使我呼喊上帝拯救。最後，我走近海邊的峭壁，那兒的高處風吹得更是緊迫而難以忍受。在峭壁，在寒霧中出現了人們，發抖著，搖擺著，皎好的衣服和皮毛也無法護禦他們。有聲音從高處說明著：「看！他們的處境並沒勝過你。」遙遠和霧並沒使他們明白誰是人們。有一事清楚：上帝為那些不是平常百姓、富有、豐腴的人們，為達官顯貴們「準備了這樣的地方」。

(想起的一詩句)

## § 5 文獻的異象

我已無法清楚記得，如何從冰原走出來，但這不重要。重要的是記得我出現在一間書店，那兒的桌子向兩方傾斜，在桌上整齊地和吸引人地擺放著現代文學，那些我熟知與閱讀過的，正是那些擺放在我櫃子的書，就是這些：俄羅斯古典作家的書，詩人普希金，萊蒙托夫，涅克拉索夫，和現代很多詩人和作家的作品：小說、一疊的雜誌和報刊，甚至就是在櫥窗的那本有關伊利亞 穆羅木茨的故事，綠色硬皮，我第一次用五戈比買的書。總言之，所有的在生命中我知道和讀過的東西都在這裡。

某個不留神，突然，在文獻上頭出現沾滿黑膠的手，手垂下，先在報紙的標題劃下黑線，並圈住了桌上擺放的東西。像收音機的聲音從高處說：「贖罪是這些印刷物的價格。對它們的熱愛，猶如渴望，喝吧、吃吧，就知道它的甜美。」瞬間，墨水開始聚集，留成一股小墨水流；一頁頁的紙捲成管狀，書不見了，墨水注入了地板上的溝槽。聲音又說：「每一個人，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說什麼話，就嚐其所說。這是給你最好的食物。」我開始不願意地咀嚼著紙，勉強地喝著墨水。噁！多苦的紙張，多嗆人的墨水氣味啊！這種感受每個人都可以對照一下。

過了不久，我感覺厭煩到不可能，心因反胃而無法忍受。但是躲去哪裡，逃到哪裡？沒有門，也沒有窗戶，尤其我知道有一個看不見的力量正看著我。正巧從上面問說：「為什麼會鄙視為你所準備的食物？在其他的情況下，那麼你的舌頭怎能很好地分辨其他食物的氣味呢？」<sup>8</sup>轉瞬間，牆壁攤塌了，形成了一個寬廣的房間，房子中間立著一個大車輪，它的高度超過了天花板，在輪子上密密麻麻的有像小輪子的齒，在每個齒上掛著小掛鉤，就好像在商店掛著肉做展示的鉤子。聲音問我：「你承認從你舌頭出來的誹謗嗎？」我就說道：「我的上帝，你一切都知，怎能不承認呢？」於是又說：「假如你是誹謗者，為自己選一個小掛鉤吧！」我就看到：輪子慢慢地繞著圓圈動，那些掛鉤從我這方向往上移動，而從另一個方向落下，

---

<sup>8</sup>此處意味著喝下墨水的折磨都無法忍受，那麼接下來更重的懲罰，如鉤上掛鉤旋轉，將如何承受？

就好像是在滾木場的打樁機。我害怕得無法忍受：怎能將自己的舌頭掛上鉤子，並吊在鉤子上？

我盡所能地哀求起來，流淚祈求饒恕，卻毫無用處。接著是短短的回應：「仁慈的時間已過，懲罰的時間來臨。」那不可見的力量無意中把我帶向那些掛鉤，雙頰不願意地向後退，舌頭從口中伸出，銳利的掛鉤鉤住了，將我往上拉，使我說不出話來。我依然哀苦的呼喊，對此答覆我的是：「你要再一次上去。」很想用腳或手找到解脫，但是疼痛佈滿著我，什麼都不記得了。

當我恢復意識，是躺在林木工廠中我熟悉房間的地板上，腫脹的舌頭疼痛無法言語，所看到的都消失了，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

## § 6 在冰冷地獄的審判和定罪

待在這房子，我心想，時間是半夜了，突然夜晚的寧靜被以下的景象打破了。在我的頭上，在天花板後面，在高高的半空中，開始擺放一些桌子，一些椅子，還有很多伺從的人員將書擺在桌上，並往椅子上坐，打開書，一頁頁地翻動著。可以明白：這是在準備審判的事和等待審判官隨即到來的到來。立刻就出現了審判官，確定全部安靜後，只剩我心靈感受的不安。我想起了我的罪過，知道這是為我準備的，和人世間一般的審判不盡然相同。當我想的時候，審判官開始嚴峻的問起我。

突然審判官的聲音輕輕問著我：「你的受洗聖名是什麼？你的父母是誰？」我說了我名字，父親，母親，爺爺，奶奶的名字。等了一會兒確認後，又再問：「你的曾祖父們是誰？」我說出他們。又問：「那你的曾曾祖父們是誰？」我無法回答這問題，於是就指正我說：「你的家族是列在伊凡卡利特一支<sup>9</sup>。」接著問：「誰是你真誠的妻子和孩子？」我回答說：「我第一次結婚後，第一任妻子死了，留下了悲傷和年幼的四個孩子給我親手管教。所以我不得不再娶，而這妻子不是這四個孩子的親生母親，而是繼母。（我有這想法，大的孩子們並不全然愛她）對此，審判官好像知道我的想法，就說：「為什麼對此要驚訝，繼母又是如何，只要有母親的真誠就好了。」

我開始從大孩子們的受洗聖名說起，小的孩子們是起現代的名字，就

---

<sup>9</sup>14世紀時，莫斯科的某位王公。

是在戶政登記處記錄的。那些受洗聖名不受注意，甚至遺忘了。審判官針對現代名字回應我說：「這些名字不在生命簿中。」於是審判官要求同他坐在上頭的書記人員：「找一下共產主義時期的名字。」受命的伺從立即一頁頁的翻動書本，彷彿山揚樹樹葉發出的沙沙聲響。那時我想起不久前人們被告知：我們活在大社會主義下，卻問了已是共產主義的時期<sup>10</sup>。很快伺從就回答審判官說，在共產主義時期的書中找到了那些孩子的現代名字。這之後心才放鬆下來，我說的名字已經確定了，為此罪債才有所減輕。

我聽著法官對書記問說：「查看一下這名受審者生平所做的事。」這個問題使我好像失去了呼吸：我將會如何？在這自由人世間罪債眾多的我，為靈魂的拯救什麼都沒做過，我如赤身裸體與善事相隔。我等著審判官的最後定奪。伺從轉交自己的書面記錄給審判官，而內容是什麼，我卻不知悉。

因此審判官從伺從們的書面資料得到了關於我的消息，靜靜地及仁慈地對我說話：「你對你所做的事要用什麼折磨來作為懲罰？」我勉強地流著眼淚回答說：「上主呀，審判者，你是公義的，你知道我受所有折磨都是應當！但我只懇求一事，就是讓我免於永火。」我又再次聽到審判官對伺從們詢問，但是我不明白：他們只是翻動書本，並將對問題給出回答。最後，一切都安靜下來，只剩審判官的思索與我的等待，審判官的最後判決將是什麼？過不久，審判官就說：「將他帶下去到灰燼的地獄吧！」這些話使我的靈魂雀躍，我希望免於永火的祈求之言因上帝的仁慈被傾聽了。我由衷的感激叩首於看不見的審判者上帝。審判完之後，立刻在我面前的土地裂開了，好像可通行的裂縫，那看不見的力量通過縫隙行動著。不久從裂縫的另一處出現了被火包圍的天空，火舌分佈天空，在轟隆的火焰中火苗飛舞，好像被提升的旋風，人的身體圍繞著天空，並將要掉下到火熱的無底洞。在那天空不停的發出人們的哀嚎與慘叫，有如深陷轟隆的火焰中。看到這般的折磨，我一次又一次的想起上帝對我的仁慈，使我免於這樣猛烈的大火。

我繼續穿過地上裂開的縫隙：我看見，在我右邊出現幽暗的山谷，光線彷彿傍晚來臨的暮色。在這山谷有一層厚厚的灰燼，就像在冒煙失火的

---

<sup>10</sup>要達到共產主義的理想，是需要先打垮資本主義，在進到社會主義，最後才是完美的共產主義。

地方，從此處看到了多不勝數的人們，呼吸著燒燙的灰燼，又再次隨著哀嚎和慘叫陷入無底深淵，就像幽暗的地下讓人驚恐。揚起的灰燼如海風下的波浪，在眼見這樣的折磨下充滿驚恐與痛苦。這個灰燼的山谷留在身後，在我面前的土地分開了，看不見的力量將我帶向前。我聽見聲音說：「這裡就是冰冷的地獄！」當我察覺這永久冰凍的土壤，土地立刻緊縮，而我好比在貝殼中，從上頭被八端十字架壓住，在那兒無法做任何動作。我自我深思，在附近不能聽到是從哪裡有聲音或有什麼東西嗎？而在幽暗荒涼的土地上能聽到什麼？究竟是在土地之上有風吹掠過，或是寒冷侵襲，冷冽刺骨的時刻？想著想著地幻滅了這樣的期待：在土地之上，將是春天和暖和夏天的來臨，而我可有些許的溫暖降臨。漫長的等待之後在春天的土地上聞見了溫暖的氣息：鳥叫呼應著，流動的小溪潺潺作響。期盼著，希望陽光照熱的流水能到我這來，使我稍稍輕鬆。但是期盼落空：永遠的寒冷永不過去。所以我發現到：在地上夏天到來，陽光無法照到我，連溫暖的雨水也無法滲透進來。我發覺地上的時令交替並且明白：秋風又再次吹起，隨後就是狂風暴雪，一切說明著又是嚴寒的冬天逼近。多麼難以形容的害怕與凌辱侵佔我，春天和夏天無法撫慰我，嚴峻的冬天又迫在眉梢，悲傷與孤獨在寒冷中毫不留情的出現。因而我便明白：無疑地冬天到了，度過了難受的一年。我躺著不動，像被一切遺忘了，在冰冷的地獄中，只剩思考還活動著。我呼求上帝幫忙這個盼望，儘管我受審判，但我覺得，這事發生在我的肉體上，但是確有靈魂的徵兆，因為人們的受折磨是靈魂的現象。所以，在非常困惑中，我消磨了一段長長的冬天。長長的冬天，無法描述，無法說明，簡直是無以算計的永恆。最後，再一次，又出現了春天的徵兆，只是這樣的氣息無法傳到我身上，溫暖的雨水水滴無法穿透冰冷。淚水不停從眼中流出，胸中不斷地喘息著，我不打消請求上帝的幫忙與釋放。我知道：在土地上靜謐美好的夏天來臨，水流靠近著，卻如何也無法到我這兒來。

喔！水越是快速的向我流過來，給予活力溫暖的徵候，等待就越是折磨。這時有聲音向我解釋說：「你知道十字架的直杆嗎？在杆子的下端，有溫暖的水流過，圍繞著十字架並往上升，到了杆子的頂端，那時順著杆子留下溫暖的水流並解救你。」這些話說完就聽見，水滴流下到杆子並開始滲入到深處，不可能地漫長地和折磨人地，水躲得無影無蹤。當聽見水流靠近得如此的接近，正如所言，水流過了杆子下，那時十字架立起，我也

站了起來，從永遠的冰冷中解脫出來。喔！自由地看著土地的四周是多麼難以言喻的快樂呀。此刻只有一個想法：哪裡有可以吃的和止飢的呢？但是沒有什麼可吃的。荒原地區，凍原上，秋天一走，所有的植物因寒冷的來臨都死了。費了好多時間去找吃的，卻找不到。我耗盡最後的力氣，再次祈求上帝讓我免於飢餓折磨。聲音說：「走向高高的山丘，那裡可以找到食物和飲料。」山丘就在身旁，很快地我走去那兒，在靠近山坡處看見了毀壞的房子，在屋旁是老舊的廁所，木板周圍長滿青苔。在廁所的亭子立著銅製稍微發綠的茶壺，是我眼熟的，那個茶壺正是我在十七歲時，還是農場主人時第一次買的。茶壺旁邊，是廁所出來的大便，塞進肥厚的腸子有如香腸，卻是大便的味道，而茶壺裡的水，就像尿液。

我感到十分厭惡，開始想著：若是能離開這些食物快些就好，然而卻不能離開。我不自主地不得不去吃喝。那時便明白了聖經所說的：用什麼方式犯下罪過，就用什麼方式受折磨。我知道了：我又再次陷於折磨，無法逃避，直到細細品嚐這可吃的香腸，這是我生平愛吃的，而現在擺在廁所的踏板上，甚至美好的茶壺裡。我痛苦地看著，不情願地吃著，我赤裸光腳，發抖著。於是聲音從高處說：「走到山丘後面，有綠色的植物迎接你！」這對我來說多麼需要呀：我想要使身子暖和，找到吃的東西。我高興的翻過山丘，向下走往綠色的山谷，那時昆蟲以烏雲般朝我這方向來：牛虻、蚊子、蒼蠅，似乎所有的空氣因牠們的喧囂而轟轟作響，就像在說：「我們正等著你呢！」我想，哪裡有地方躲或是找到樹枝轟開牠們，但是沒有，什麼都沒有。當我發覺這無出路的情形，我又再次禱告祈求上帝，拯救者，該如何做而且在哪裡可以躲開這些湧來的昆蟲。聲音隨後說：「走入低地，那有一些帳幕，走進你想要的一個。」我依照指示用力向遠處跑去，希望昆蟲不要擋住我，跟著我，像下雨般的烏雲，咬我赤身難以忍受。

我就跑向第一個帳幕，那可以容下一到兩個人。我很快打開遮布，躲進帳幕中：心想，得救了，我抓住邊緣，因為帳幕結構上好像罐頭，只是比較大。要是腳稍微放出帳幕，那些蠕蟲就開始咬我的腳到無法忍受的痛，那些蟲和那棚上的小螺釘幾乎沒兩樣：有頭有尾，只是是活的。在帳幕內滿滿的都是那些有毒的蠕蟲，張開嘴，搖著尾巴。我決定用某種方法爬出去，當我還有氣時，但卻不是我所想那樣：我的雙腳因黏液在帳幕的牆上滑著。最後，我奮力從帳幕逃出來到自由的外頭，再次迎接我的是那烏雲般的草食昆蟲。苦難中我又依舊向上帝呼號：「幫幫我，我的上主，讓我躲



開這些向我撲來的兩棲動物吧！」我聽見聲音說：「順著山谷跑向地平線，那有另一個地方迎接你：你的衣服就在那裡！」於是我興奮又期待依指示的方向跑向地平線，我看見自己的節慶衣服：西裝、大衣，一件或兩件，還有都是穿過的。不猶疑地我穿上，不是為了在生活中的裝扮，而只是要躲避哪些昆蟲兩棲。穿好後，我仔細觀察四周：我位在哪裡呢？我看見許多人，穿著節慶的衣服。他們的出現使我歡樂，我走近他們，但是在人群中沒有快樂的心情，都是悲傷和難過。原來，是父母為孩子哭，他們說：「你們是我們最愛的孩子們！可憐的你們，怎麼使自己醜陋和像野獸一般？確實：孩子們盛裝打扮，穿著皮毛的現代大衣，女短上衣，頭上帶著五顏六色的帽子，腳上穿著新穎的襪子，鞋子因陽光閃閃發亮，總而言之，看來非常吸引人。然而悲傷的是：孩子們本身沒有人的面貌，簡言之，成了穿著服裝的野獸們。因為很多人是熊的耳朵，或頭上是公雞冠，狗的鼻子，手像狐狸或是猴子的手掌。總言之，成了全然的怪模怪樣。尤其是那些成年的人們正滋長自己無法補救的苦痛：就是在每人手上纏繞依附著水蛭般的蛇，他們的樣子就像今天到處戴著的錶，實際上牠們是活著的兩棲類：張開嘴巴，咬食著手，就像樹上的蠕蟲，而聲音有如錶的滴答聲響。所有因痛受苦的人都試著要擺脫這些邪惡的蛇，但是卻沒有用：他們依附著，如同長在一起了。

憂傷和痛苦地看著受苦痛的人們，驚恐中我忘了自己，希望在我身上不要發生相同的事。因為我不反對孩子如同人們那樣穿著，但是我沒有錢財來買。腦中出現這想法：我想想自己，我穿著好的衣服，而災難不會躲開我，一定在某處等著我。我看到：在身旁的地上，從井裡走來一隻小鶴，而我舒服地往他的尾巴坐上去，突然，小鶴很快地往上頭飛，一瞬間，我顯然與地分離，在高處了，已經無法走下來或跳下來了。在我的下面形成了壕溝，從壕溝中飛出火舌，吞食土地，壕溝持續變寬，火焰可以到達我身上，落在我懸空的腳。接下來要如何呢？待在鶴上面，我會掉下去。只有一途：我看就祈求上帝，求他來拯救我。我不記得是如何結束災難，只是有聲音從上頭建議我：「是給你快樂的時候了！就當在家裡一樣吧，脫去大衣，拿起手風琴，依你所喜歡的盡興吧！」我看見，有一個新的手風琴。我照習慣地將手風琴的皮帶穿在肩上，就像手風琴師一樣。事實上我從沒有玩過手風琴，只是當人們演奏時，我很喜歡。那時一個人也沒有，就稍稍裝懂吧。手上的手風琴聽話地演奏起來，真是令人驚訝。當我向自己背

後拉開大風箱並往回壓收，彷彿，手風琴的聲音飛入雲端，它的聲調聽來是如何地悅耳呀。但是愉悅很快就過了，聲音從上頭說：「演奏得很好，現在安心地休息一下：你已經盼望休息很久了！」一眨眼的時間，那不可見的力量將我放在鋼筋水泥牆般的一些門前，那些門不是平常的厚，有足足一俄丈。當我跨過門檻，門因為鐵銹而大聲地吱吱作響，很快地，門關起來並且是無法言喻的黑暗來臨。在黑暗中我慢慢地觸摸，那兒可以坐一下，可以不錯地躺下休息的地方，但是類似的地方一個也沒有。只能夠站著，連頭都不能低下看到腳。無法言喻的恐怖向我襲來。隨即我感到我的雙腳因熱而驚慌不安，就好像地板正燒得通紅，因為在狹小中無法看見。過了些許分鐘，我無法再忍受站在被燒紅的地板上，但無處可逃。前所未有的害怕包圍我，使我處於地獄一般，是由於那些徵兆——就是在腳下，幾乎鄰近地傳出人們的哀嚎——地板越是燒的通紅，哀嚎的聲音就傳得越近。清楚聽見了許多細小的聲音，和只有一個粗獷的聲音，很大聲：隨著邪惡的叫聲，好像空氣都因叫聲而震動，並且所有的東西都因害怕而停止。細小的哀嚎聲宣洩般，有如狼嚎。他們在說些什麼，無法分辨，只有在地板燒到火紅時，才聽清楚哀嚎些什麼：這就像是在玩牌。粗獷的聲音說著：「再拿！」，細小的聲音哀求的回答：「我們無法拿著所選的東西了：燙呀！」從粗獷的那兒聽到這話後：牙齒吱吱作響，某個人伴隨著尖叫被用某種工具可怕地打了，就像在我腳下的地板要毀壞似的。之後我便想到，人同撒旦魔鬼們一起在地獄受牌戲的折磨痛苦。那實在驚恐！悲傷！折磨中我呼號上帝，希望以祂的仁慈憐憫我這罪人，讓我免於地獄的折磨。在聲聲哀嚎中，地獄旁邊我所在的斗室<sup>11</sup>的門已經悄然打開，我就跳出來到走廊的寬廣之處，如同弓上之箭射出。我自由地鬆了一口氣，我明白了地獄之苦，想了想，我告訴自己：「地獄就是地獄，在世間沒有像它一樣的東西，任何人都無法拿什麼東西來比較在地獄的折磨。」

我站在走廊，滿腦都是地獄的思想，無意中聲音說：「你生平是唱片的喜愛者，為自己做一張留念吧！」當聲音停止時，我看見：向我走來一個熟悉的面孔，米林（那時他是漁會的代表），他規規矩矩地指著地板，跟我說：「這就是你工作活動的範圍，仔細地聽和操作來符合我所指示的。」我順從他的指示，開始做唱片，手腳並用，而像磨盤的東西在地板上旋轉著。

---

<sup>11</sup>□□□□，是指在緊靠地獄邊的小房間，因此諾索夫清才能楚聽見地獄傳來的聲音。

米林站著，檢查我的工作，像監督一樣地斥喝著：「不行！重做！磨乾淨些！」，罵著諸如此類嚴厲的話。

在我生病過後，很多目擊者向我說明，我好些天在地板上打轉，根本無視任何的勸告，甚至不注意自己的危險，用背和肚子旋轉，因此背上滿是淤青和傷痕，肚子也是，沒有一處地方不是擦傷或是抓傷，因為，這都發生在赤身裸體時。

## § 7 故鄉的大洪水

非常清楚記得發生過的洪水。第一次淹沒了卡齊果爾特河的河岸，水勢漲的很快，就像有時在流冰時期形成的阻塞。不得不要游到城的那一岸。當我轉身面向卡齊果爾特河的方向，我看到：女兒奧莉嘉站在卡齊果爾特河河岸，她不知如何到我這來。我向她叫喊：「奧莉嘉！游向我來！」她不遲延地決定用游的，並已經游到河的一半。那時她被漩渦的水流絆住了，漩渦黑黑的如同混著水草的樹脂一樣，她身陷在那兒，並開始沈溺，很快她就沈沒，看不見了。水勢上升得如此迅速，我勉強來得及逃到高處，我尋求救援，無論我跑得再怎麼快，我再也不能躲避，水緊跟著腳踝上升起來。於是我就逃到故鄉的匹茲瑪河與札格利沃齊那村裡高處的山，我爬到原野了高處，從這的視界看到的可達十多公里。我想起了從前，當遠處小河閃動著，蜿蜒著，草原發綠著，小孩們的眼睛帶著愛看著。但是現在我看到的是：水覆蓋了所有，不只是低地，就連布滿林木的山丘都成了地平線。我望著地平線的北方，因為水是從那湧來的。我想到了普拉科斯維雅的老姑姑，現在住在烏斯季伊利姆，希望她可別被水淹了或死了，我不停止祈求上帝來拯救要滅頂的我和姑姑。我聽見，從上頭有聲音說：「姑姑住的地方已經被水淹沒了，很困難救她了。」眼見水勢以驚人的速度上漲，淹沒了最後的山與小丘。空氣中是不安的：突然風吹來，波浪湧起，就像海洋一般，拍打翻滾著在原野的山麓。停放的各種樣式的車子也都開始淹入了波浪中。某處發出哧哧聲響，某處冒出蒸汽。我已經站在最後的高地了，我看見：不可避免的結束到來了。我理智地禱告著，等待救援，聽見聲音向我說：「不是你一人受災難！看，諾亞方舟是如何受苦難，和他們是如何等待救援！我看見：在如群山煙霧般升起的波浪中，來了大樹幹做成的方舟，波浪打著船舷，方舟上的人使出力氣，用手抱著船周圍的桿，希

望抵擋得住進逼的波浪。我看著方舟的災難情形，我知道自己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去：我站在陸地上，只有風浪轟隆的響著。

突然有聲音警告說：「快點躲到水里去！飛行快速的鳥已經飛出來了。比你看到他們還早，牠們就會閃電式地傷害你，而牠們飛行的聲響隨後才來。我勉強下水到鼻子得高度，只能夠呼吸了，我聽見：唏唏轟隆聲中閃現著鳥兒們，彷彿在檢查和消滅所有活著的東西。

## § 8 在海之底

這事件在呼吸緊迫的情形下記住了，我站在海底，在水草灌木叢裡，我無法知道往哪裡可以解脫，也沒有概念，哪兒是岸邊？將所有希望寄託上帝，以沈重的呼吸請求解脫。隨即，熟悉的聲音就教導說：「出去的路一個，就只有一個：就是在遠處將有鐘聲，這地方將有鐘舌向前移動，而你不要浪費時間，做好準備抓住鐘舌，緊緊抓住它，它能夠將你拖上岸邊。聽完教導之言，我留神注意，希望聽到鐘聲時，不要錯過鐘舌的行動。於是響起了等待的鐘聲，並且我聽見，水在翻滾，心想：翻滾聲在向我靠近。我知道鐘舌正在移動著，我集中自己所有的力量，希望能成功抓住它。它就來到了我的手，只有牢牢的抓住它：鐘舌滑動著，似乎要從手中溜出去。我集中最後的力量去抓住，但是我卻讓它從手中離去。我感到很大的痛苦。同時，聲音責備地說：「唉呀！你啊！馬大哈呀馬大哈！你做了什麼：你丟了解脫的最後希望，就永遠留在這裡吧。我想著自己無法彌補的錯誤，找不出什麼來回答自己或是解釋自己的罪過是如何，只剩一個念頭：「就這情況了，我失敗了，就這樣！」我知道，一定要某種方式請求上帝來解救我。但是當我名符其實叫做馬大哈，而承認還有什麼比馬大哈更糟糕的時候，要如何求？

看到了無法改正的災難後，一切只有再次祈求上主的仁慈。我勇敢地祈禱原諒，幫我脫離這海洋的深底。過了不久，聲音對我說：「還有最後一個可能來離開這裡，鐘舌將會返回來，再經過此處，之後它的擺動會永遠停下來。」我聽完這話，我開始找高一點的地方，希望可以抓住不是鐘舌的舌尖，而是較高的部位，那樣會比較容易抓住。

很快地我腳下踏著石頭，我爬上它並開始等待鐘舌的返回，聲音提示著，鐘舌在往回頭移動：「注意！抓緊！不要再是馬大哈了：放它走，那就

怪你自己吧！」於是我聽見，水因為鐘舌移動翻滾著。我集中力量與精神，希望在高一點的地方能成功的抓住，牢牢地抓住。到了要抓住的時機，鐘舌朝我接近，我使出我所有力量去抓，雙手抱住鐘舌，雙腳跳離石頭，但是我不能用腳抱住，重量壓著手。我不丟開，在雙手中找牢靠處，但還是慢慢滑動著。我看見：從岸邊有光線透進來，但是力氣已經全然耗竭，我想，集中所有我還留有的最後力量。我高興地看到了岸邊，輕鬆的空氣圍著我，鐘舌從手中滑去。

因疲累我閉起了雙眼，隨後整個胸部自由的呼吸。不一會兒開始觀察四周。我看見海洋和被海浪洗淨的沙岸，沿著岸邊走：一片荒涼，就像死寂一般。腦中閃現孩子們的命運的念頭：誰可以從洪水中救起他們，無論是任何徵兆，要是能看見他們是多好呀。突然我看見：從海中升起一棵樹木，一端在水中，另一端傾斜伸向沙岸上頭。我走近去看。樹木光滑，彷彿刨過，在樹木上圍掛著四四方方東西，在中間有題詞，就像有時寫在大理石板的字一樣。我認清題詞並唸出自己孩子們的名字，有些是被用黑色的圈起來，有的是紅色的。我猜想，那些有參加黨的就被用紅線圈起來，沒有加入黨的，圓圈是黑色的。我久久站著、唸著、想著：他們在哪裡？活著還是死了？想法停留在，他們在洪水中死亡了，因為樹木的題詞就如同碑文一樣。

在孤獨的沈思與疲憊中，我做了某個有預言的夢。所有發生的事情就像真實一般，只是在另一個世界，一個地下和不認識的世界。我站在很大的地下走廊，走廊的兩邊是銅鐵的門。我看著門，在門上或這在門的上頭是否有牌子或號碼，但是什麼也沒有。我被一個門阻擋，停下來。那時，門大聲地作響，並開始打開來。從暗處往門這邊吹來了令人難受的熱樹脂、大便和煙草的惡臭。因為惡臭怪味，我真想逃到一邊，但聲音阻止我說：「在這裡願望會實現並贖去你的罪過！」我害怕地也不想走進黑暗與惡臭中，但是看不見的力量讓我移動著，門關了起來，並聲音囑咐說：「直直走，就會走到出口了！」我小心地走在黑暗中並企圖快速通過，但卻有雙重的危險要面臨：假如要跑，黑暗不允許，若是慢慢走，就無法呼吸。我只記得一事：單單地忍耐著。突然在我的右邊，閃過幽暗不亮的人的面孔。依稀知道那是我女兒的臉，但是她的頭無法移動，因為她的頸子被褐狐纏繞與壓縮著，並向她發出十分地強烈的惡臭。她無意識地躺著，她的頭靠在牆上，牆上掛著有駝鹿像的地毯。我知道，這都是這世界招來「永遠痛苦」

的裝扮。我不得不看了一會兒：無法忍受的惡臭全然佔據了我的呼吸。我依照指示的方向前進，並看見：在前面的門慢慢地開啟了。我往亮處跑出來，乾淨的空氣迎向口鼻。我往回看，看見了門的兩邊，在牆上冒煙的煙捲從小孔爬出。因此我的理解就是：我的女兒中有兩個會抽煙，一個在右邊經過中看到了，另一個留在左邊看不到的黑暗中。

我很快地穿過走廊，看到了就像在卡齊克果爾特那房子的房間。在房間中有一些鐵床，和有彈簧的圍欄，在床下燒著火焰，在床上坐著我一個女兒的孩子們，火從下面上升到欄杆處。他們都流著淚地哭著，而沒有出路：痛苦永遠地臨到他們身上一般。對我而言，這情形留有不解，為什麼看到的有彈簧的床，她並沒有這種床呀。結果是過了幾個月，想到是我分給女兒們公債券，女兒用來買給自己的床，這就是我會在當時看到了孩子在苦難中。

繼續所見的。我為女兒痛苦，同情她的災難，但卻無力幫助，因為看不見的力量不斷沿著走廊移動著我。儘管走廊的燈光微弱，但是夠清楚看見女兒其中一個穿著粉紅的大衣。她不自主地走著，不可見的力量知悉著她，甚至她的頸子被爐叉的角圍著，爐叉的尾端的就在臉頰下，所以不能用頭旋轉，只能眼睛些許的動著，豆大的淚水從眼睛灑出，但話語卻無法說出：無法避免的痛苦到來。她被帶進燙人的鍋爐，打開正等著她。

## § 9 又見死神的異象

在同樣的林木工廠，在單人的斗室裡，我看到了：牆邊站著死神，它看來就像我在屋子第一次看到的那樣。當我看到熟悉的徵兆，我勇敢的開始責罵起它，責備地說：「你又再次來找我了！」心想用話來增加趕走他的可能。然而聲音從上頭向我沈穩和藹的低聲說：「為什麼你要責備地叫喚它？」你應該說：「我的死神先生呀！饒過我吧！」上帝給死神有收回或釋放以及給予期限改正的權力。而你，不要躊躇，開始改正吧，不要慌張，像一個老人。死神將要檢驗你，看看你準備好了什麼，他不急切地說：「喔！這樣的一個老人：你還沒改正，還要在等一下！」這教導之後，我向死神說：「我的死神呀！饒恕我吧！給我期限改過吧！」它聽了這話，沒說什麼，靜靜地離開。而聲音從上頭指示說：「準備吧，不要浪費時間：死亡將會再來，檢驗你。假如你還沒改正，死神就會帶走你。但你不要害怕死神，死

神對正義之人是安祥的。通常死亡就像閃電一般砍斷東西，但你不必害怕被砍斷，平心以對，就像綿羊在祭獻：經驗死亡對每一個人是上帝的法則。

這些話之後，我開始準備。請求上帝原諒自己的罪過，向耶穌基督禱告，手活動著，而死神的到來臨近：聽見像在磨鐮刀。在停止磨動後，聽見了腳步聲十分迫近，我還賣力地用雙手做著，發出哼赫聲<sup>12</sup>，我思索著，死神走近我對面門上的小窗，聽了聽並說：「喔！這樣的一個老人：還都沒有全部改正過來，我不得不離開一下，等一會兒再來。」就離開窗邊。上頭的聲音指示著：「現在是最後一次了，再也不能等了。準備接受死亡的砍刑吧！」那時我思索地陷入恐懼：如何避開砍斷呢？但聲音因我的思索預示我說：「假如你不接受砍斷，那就當永遠畸形的人，因為你的頭會不在位置上。砍斷會重新給頭種在它的位置上。」於是我放下害怕，依著指示走到窗戶。不過當死神靠近，我又再次於驚恐中逃離窗邊。在那時候閃電閃現過窗戶，而我則站在門後。那時聲音就斥責地低聲對我說：「你在做什麼？要變成永遠的畸形嗎？不要遲疑，將自己的頸子放在窗上！死神會用他的鐮刀，最後一次來檢驗你！」那麼我驚恐地與滿是汗水地就準備完成所指示的。我聽見：死亡走近窗戶，當它一靠近，閃電亮光一閃，我就倒在地上，我想著：我確認了自己，那些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然後我用雙手觸摸頸子，確認一切都在自己的位置上並無恙完好。

## § 10 電線之苦

這事情發生之後我起身透過窗子看見：在走廊上燃亮著電燈泡。在光亮下，我仔細瞧著死神到過的地方，確信什麼人也沒有，目光再次轉向了電燈，我專注探索又長久地看著。看完後我就離開窗戶。突然我被電線扯住，不放我走。我觸碰自己周圍並發現，電線穿過我的耳朵。我拖住電線，頭內開始沙沙作響，好像腦子要同電線被一起拖走一樣，留給我無法忍受的疼痛。我決定等人來幫忙。等的時間過了許久，我無法移動離開。最後等到了需要的認識的謝依戶金諾夫醫生。我請他來幫忙我：幫我脫離電線。他看看我，又看看燈泡的電線，並說：「電線和燈泡都很好。」於是我就開始向他解釋並給他看，電線是如何穿過我的耳朵。他仔細地檢查了我的耳

---

<sup>12</sup> 因為痛而發出的聲音。

朵並說：「你這什麼都西都沒有呀！」但是我看著並指出那電線穿過我的地方，請求剪掉它或燒了它，但是他在看過之後，也沒看到我所看到的。「這裡什麼也沒有」：他說：「沒有和你連在一起的東西。」他否認了我說的話並離開了。我看到等待人們的幫助是沒有用的。我躺在地板上，拖拉著電線，不管難忍的疼痛，我就只是拉著。最後，我覺得電線消失了，只是腦袋內電線擦過後全都乾乾淨淨，好像沒有腦子似的，只有空空的頭骨。這事之後我恢復平靜，在這一天我不明白，究竟是不是在夢中，但是我清楚記得，石頭碰撞而起火，小木片燒著，之後是上油的臘燭。頭痛平息，腦筋也正常了。我坐在地板上，看見：走廊上是安靜，亮著電燈。最後，念頭閃現，猜想為了我安寧的生活，拆了電線吧！

## § 11 在雅瓦島

當同意住在新的地方—雅瓦島—我問說：「我在那是否還可以見到我的家人或親近的人呢？」給我回答是：「和舊的妻子你可以每晚見到，只是跟她相見但不睡覺，而和新的妻子一年只見一次面。每個晚上和人們暗自地溝通，不需害怕那些被鄙視的人們：這些人很和善。你所需要的書，會在那些被鄙視的人身上找到。伊凡有絕大部分的書。在你到雅瓦島之前，你應該準備行李。現在有一群人收拾起身前往，你跟他們一起吧。」因此，我站在最後的高處，就是上頭的平台，在我下方是多不勝數的人們，大家都忙著路途上準備的瑣碎東西，並且彼此斷斷續續地談論著。聲音向我指示說：「你聽到很多要去雅瓦島的人們的談話嗎？前往是依據你的準備。他們全都允許在路上唱歌，讓他們唱吧，你不要唱，儘管歌為你準備好來唱，而且歌詞是：「我剪去辮子，刮去鬍子，我年輕地走過城市。」」我就想著歌的歌詞，在某個地方我曾聽過，但在哪我想不起來。而今必須說，在喝酒歡樂中唱歌，也在荷爾蒙之下。這就讓我知道我所犯下的罪過而在當時遺忘掉的，並且先前提醒我不要唱。如此智慧又明晰地告知我加上我自己思索下：誰能夠指示這樣，怎麼能不是上帝的力量呢？

我繼續我之前所說的。當我看了世界地圖，我知道雅瓦島，他是在世界的另一部份—亞洲，溫暖的氣候下，那裡生長茶葉、甘蔗。因此到那裡遙遠的路途使人難過。有人跟我說：「到那裡的路途很短，時間很快。請躺在平台的地板上，蓋好被子，將所有皺摺弄平，用腳在門上做支點，仔



細的檢查後就說：「準備好了！」於是我照指示開始準備，但是黑暗阻礙我。而我從高處看到，那裡有皺摺，我就觸摸，確實是不平整，就修整，可是又錯誤，想放棄，而聲音指示說：「太多小小的皺摺放著將使路上有損害。」當我猜想，我已經正確地準備好了，就說：「準備好了！」突然一切閃電般地伴著聲響往下飛，而後停下。我靜靜地拿起被子邊緣並且聽見：門後的人們拆著鎖並打開門。那時我認出了熟識的人們和所有身邊的人，聲音低聲說：「你知道你在那裡嗎？」我回答說：「我知道，我主！」又輕輕地告訴我說：「你將脫離囚罰而自由。」之後我就不在那房間了。

## § 12 關於雅瓦島

關於之後在雅瓦島的記憶深深地印在腦海裡。我看了島上的植物，眼前浮現的是，取代了所推想的甘蔗，長著故鄉的小松樹，而我訝異，如何在這炎熱的氣候下生長著北方的松樹。有針葉林，光禿的地方，茂密的小樹林：「就是這裡，在松樹陰影下，將遮蓋炎熱的太陽。」我想起在狹小房子的事。在地板上放了許多小石頭，有人告訴我：「為了通行，掃到房子中間，將石頭平整層狀地留在牆邊：你將躺在上面，並且為了妻子留下堅硬的石頭。」

大家都知道，異象是發生在 1955 年。過了十年，在 1965 年為了看居住的地方來到集木場。我停留在鄉下，那裡在賣房子，我觀看了四周環境，在房子旁有松樹林，河灣春汛，在後面是島。看起來是熟悉的地方，但我知道我從來沒有到過這裡。走到小房子，房子內有兩間長長的隔間。當時我想起來，這所見就是我在 1955 年的雅瓦島上看到一般。之後我不得不同意，上帝將命運如此引導，必須順服。我買了伊凡 伊凡諾維奇所建的小房子。接送無助的家人，財產，和最重要的是自己不穩定的健康是大大的困難。但是將所有的希望的託付給上帝：假如上帝願意，就會賜下為了解決困難和起步事情的所有需要。一切搬家能這般的順利完成，只能驚訝了。

## § 13 在洪水淹沒的房間

這異象是發生在林木工廠，在被水淹沒的房間發生的。我看見房間的地板上外觀是白色的小石頭，有的是一塊塊糖塊，有的像糖果：小枕頭糖

果、水果糖塊、球型糖果各種顏色的豌豆。聲音對我說：「一生中不要吃這些小貝殼，因為它們的毒會在你的喉嚨形成堅硬的痕跡，而當死神來找你時並用鐮刀砍斷，同時倒入痛苦的死亡之杯，鐮刀會停在堅硬痕跡的地方。杯中的苦會注入你內並且這痛苦會停留到永遠。沒有這些貝殼的痕跡就能夠擺脫痛苦。

#### § 14 關於巧克力

不能把這樣的事情沈默不說。我的一個女兒拿來了巧克力（一小塊巧克力）。我習慣地拿過來想吃一口，拆掉包裝紙，靠近嘴邊，我被糞便的氣味嚇了一跳。我不相信我拿了，吃了邊邊。確實，是糞便。我將巧克力放在枕頭下，當女兒離開後，巧克力裂成幾塊，不過一樣是糞便。這裡明白指出信仰，這就是將來愛甜食的罪過的變化結果。

#### § 15 燈泡內的異象

這事情是這樣發生的。我站在隔出來的房間，透過門上的小窗看見明亮發光的燈泡。我久久看著，甚至連走廊上的訪客都開始叫我不是一直看下去。但我並沒有注意他們，我看著看著，燈泡內顯現出些許人形。起先是列寧，爾後是史達林，就躲起來。之後，成對地走出來其他的領導——馬林可夫和赫魯雪夫。我聽見，在耳邊輕聲說：「他們將會出現敵人，你很快就會知道那敵人。」無法相信地，說明我聽到的是如何危險。這些人物就像第一次那樣躲藏起來。在他們之後出現某個不認識的人物，我想拒絕不去看，但是聲音在耳邊低語：「更敏銳地看著，還會有什麼！」我清楚地看著：在燈泡內出現了克里姆林宮，上頭飄揚著紅旗，總言之，所有我看到的，是1939年在莫斯科的展覽會（全蘇農業展覽會）。我想轉移目光，因為我已看過和知道，但是聲音提醒我說：「看著！很快就要改變了！」突然我看見，不好的事，時候未到我不想說這些。

#### § 16 在折磨的管子

接著說說在異象中很多人受苦難的一個地方。那地方看起來像長長的

大儲槽管：管子的一端是在黑暗的地下，而另一端是全然長錐狀地伸向亮處。光亮透進管子好比是穿過針狀的耳朵一般，藉著看到的光亮帶來憂苦。在管子的人們是憂苦的，厭倦地等待往亮處的出口，但是從來也等不到，因為這是永遠沒有光亮的。一些人們處於不安：那些掉到管子底的人們，被旁邊的人擠壓，無法忍受重量；而處在滑溜邊緣的人們，努力要爬高，希望不要滑下到管子底。這想起了在黑暗及陰霉中熱鍋螞蟻的景象。現在我想起這異象：有看電影的「病」，因為我有無比的狂熱要看電影，所有沒看過的電影將被認為是生命的遺憾。喜歡看電影，被認為不是罪過。但這個異象就要表示這樣的娛樂有什麼樣的下場。

### § 17 聖誕樹下悲苦的人們

記憶中，在這個異象裡是一個晚秋的黑夜，襲來的北風寒冷刺骨，靠海的濕黏柳樹低地，洶湧澎湃的浪作響著。在有霧的黑暗中，看見在耶誕樹上有明亮蠟燭的亮光，在樹下躺著一隻狗，樹的旁邊坐著兩個人，憂鬱地抽動著無神的頭，從他們的衣著，我想是一男一女。我看著他們，因為不快樂的情況，悲傷不由自主地折磨他們，他們也無法擺脫。黑暗也籠罩著吸入的淤泥。為什麼這些人們陷於痛苦，我久久無法確認，但是想法歸結於：人們來到新年的耶誕樹的迷惑中，因此在無盡的極地夜晚悲傷著。

預知海的潮水後，我快速地往海相反的南邊走去。在霧中，我看見在我前頭閃爍亮光，我走近，看見了無以計量的，面向北方的高牆。在牆上有一些大的門，鎖著大門門。這建築的構造暗示著不是人手造成。在門上頭可以看見光亮，好像是蠟燭發出的。在門旁坐著兩個女人，都是中年了，但我認識她們，她們十分悲傷地坐著，痛苦地說著，為她們準備的門關了。一事可喜，平台很高，水無法到達，也到不了我逃離浪潮的地方。我請求女人們幫我上平台，但是他們對此沒有回答什麼話。我知道她們沒有力量，我也一樣。思索地，我自己想著她們坐在北方房子的大門口的過錯：一個女人說，她應該受洗，但到今日她都沒有受洗；另一個是受洗了，但我想他因喝茶之罪而受罰，就像我在前面的異象看到一樣。

模糊地記得異象的地方：森林和山，石頭的峭壁，湖般的窪地，長著綠色的東西，是水草，總言之，在峽谷中，那裡藏匿著野蠻的毒獸，等著自己的獵物。沿著山坡跑著一連串的汽車、摩托車、和腳踏車。人們坐在

上面，充滿害怕，因為這實際上不是汽車，只是有點像汽車，全是活的野獸：牠們呼嘯、發出達達聲、嗚嗚叫聲，坐在野獸上頭的騎手希望擺脫牠們，但是沒有這個可能，他們永遠固定在一起。在聖書上有記載：他們用什麼方式犯罪，將來就如何受折磨。

### § 18 在陰影裡的數字和字母

簡短提起我在林木工廠的房間，房間無法自己供暖，從走廊到上頭留有裂縫，為了使熱氣通到房間。有一次，我坐在夜晚寂靜的地板上，仔細看著從走廊透過縫隙傳來的光亮。意外地我看見了在房間的牆上有陰影羅馬數字（類似老時鐘上的字盤）和斯拉夫文用來計算的字母，它們過些時候就改變。我心想，為什麼陰影在牆上呈顯出數字和字母並且還改變著，我知道數字和字母意謂著數目，但無法記住。我定住神，當我讀斯拉夫文的書時，我知道這些數字，但現在我忘了，無法理解。為此掛慮憂煩許多，所有都是給我思索上帝的王國，而我丟失了祂的真理。

這事後，過了幾個月，我拿了斯拉夫文的書，讀了啟示錄，我看到了那些在林木工廠房間中給我看到的陰影中的數字。我便能理解那些數字，當反基督王國來臨，在不同的時候和年代反基督王國會分佈四方，關於這些必須特別的閱讀和說明。

### § 19 在空中的空間

記得這樣的奇遇。在黑暗中我走在樓梯上，我觸摸著，希望別掉到哪兒去。我自我想像著，樓梯層層交錯向上的建造，就如以前我到過歐克西諾村的鐘樓去眺望遠方，這裡也是這樣。我走到最後一個台階，那時就發生了預期外的事：我被濃密的霧籠罩，開始吸入雲霧並被拉得越來越高。前面蓋著層層白色的亞麻布，實際上是雲。我爬過一層，突然所有的亞麻布都開始合一，亞麻布開始走動，就像因風而起的波浪。當我來到這，我知道這樣的地方再也找不到：我來到了空中的空間，並且沒有出口。憂鬱、悲傷佔據我：該如何是好？我自己無力，良心請求上帝折磨：畢竟我是個不速之客來到這兒。我走了很久，也找了很久，如何才能回到地上？所有都是沒有用的，甚至更糟：我更往上走去，走到沒有雲的地方，只有星星

閃爍，彷彿走進了寒冷的冬夜。害怕向我襲來：畢竟我赤身光足，寒冷侵逼入骨。我凍僵了，想著，我將要在這裡忍受雪塵。我不禁想起現代科學的書，裡頭指出銀河和無終止的星星的移動。我藉著書本學習世界的好奇心顯然使我步入無可挽回的痛苦：終究我身在宇宙的汪洋中。我意識到並且知道這一切不是在夢中，而是合理地，真實地。我的思想便想到，在我年輕時曾讀到舊的聖經，上帝是無限的慈愛，我決定祈求上帝的仁慈。我衷心地呼求上帝解脫那向我襲來的痛苦，因祂是唯一的造物主與掌權者。

讓我驚訝地我聽見了來自很遠的聲音，好像羞辱我諷刺地說：「是的，我聽見了：很久以前，某個人悄悄地走進了銀河。我想，這可能是誰呢？原來就是走進來，尋找銀河星球的人，非常明瞭宇宙，那你如何到了這裡，是為什麼呢？」於是我不得不傾吐所有表現在生活上自我專橫的實情。所以聲音對我說：「你依照個性選擇了自己的理智。請繼續走吧，這裡的時間和地點無法數，也沒有邊際。」我的心和靈魂痛苦著，我感到身體無力，並且自己明白了在我將耗盡的身體內的靈魂是不死的。我請求說：「上帝呀！幫幫我離開這裡吧！原諒我的狂妄行為！」為此答覆說：「無法從這裡走出去！」所以我便自我思索：「或許，地上的世界終結了嗎？」再一次我想著聖經上寫著：「天空糾結起來，所有的人們站在審判者面前，回答自己的所作所為。」我沒有看到公審判，世界依舊存在。我再次想著祈求上帝對我的仁慈，但是我知道我的請求是大大的懊悔。聲音對我說：「對你而言什麼是土地和家人呢？你已經被忘記！一顆擁有故鄉熱情的心會給你，而且沒有冷卻，不過你不會回到故鄉。」我對此回答說：「不要放置我到故鄉對我來說是大大的喜悅，因為，我知道我的子孫是在異地。」在這之後，非我智力能理解地，我出現在溫暖的空氣中，在我腳下可見到土地，而且很快地變大，我已經分辨出綠地和沙地了。我的雙腳感到被太陽烤熱之沙的熱度。只是地方荒涼：看到了墓塚和某處曾整理過的菜園。一切看來悲傷和默然。只有一處的墓塚上頭有鮮紅的野薔薇花。聲音發聲說：「這是有故鄉溫情的地方，有個你熟識真誠的人，不過他現在正在從莫斯科到阿爾汗格爾斯格的路上。」我請求說：「可以帶我到那兒嗎？」相當快地我就身在莫斯科，北方車站，人群中一看，在那看到了自己的女兒。但送別的聲音說：「她已經在去納里揚馬爾的路上。」我就請求，將我送到那兒去。神奇地在黑夜中我被不可見的力量移動著。於是我就看見了熟悉燈火，明亮的納里揚馬爾、林木工廠和醫院，我就出現在正常情形下隔間出來的病房

中。我聽見，在林木工廠上頭飛機旋繞轟隆作響，聲音從上頭講述說：「等一下！不久真摯的心將造訪你！」必須一提，這最後的事情發生地如此奇異和神妙。假使說這是真實的，從來就不會這樣發生。假如說是在夢中，那麼我知道我沒睡，我是在恢復健康和瞭解知悉所有的情況的意識中。

時間過了不久，我聽見熟悉的女兒的聲音問著我。她就走向我，在我的床旁邊並且向我問好。

### （未收錄於正文之自傳記錄草稿的片段）

我的孩子們！在這時候，在我已屈服於頻繁的病苦的時候，我想到了我所經歷的歲月，在我七十餘年的生涯中，於日常生活的需要，特別是在迫切需要麵包的時候，我遭遇了快樂微笑、黑色、充滿苦痛和貧乏的日子。在半飢半飽的情況中歲月流逝。我只好步步維艱地經歷一切，好像在接近明朗的地平線，在那裡閃耀著猶如新生命之太陽升起明亮的光芒。//為此，我付出努力，獻出從早到晚的日子，以及在月光下、黑暗中不眠的夜晚。所有過往，如同覆水，從來不能收回，也不能放在秤上的棒錘，只能作為想起生活奇遇和某個時刻的片段，彷彿路過的影子或是在春天開花，秋天枯萎的草。健康有力氣的年歲，好像走上了高高的山岡來看生命中滿是花的山谷，和已經顯現發亮又產生迷人幸福的太陽邊緣，//但是某個不經意有如旋風將你從幸福的高處抓下和擊潰，再一次等待可以得到幸福的一天。然而幸福好像跑開了，無法追趕到。所謂地命運就這樣給定：為了苦痛而跑開，但是苦痛卻在面前....。

我已屈服於頻繁病苦，我的所有思想都是為你們和你們人生的道路。對一般人而言，我的年歲應當說來也活過近一世紀了，我已經看見我兒子的兒子，也就是孫子。算來度過了七十年頭。所有活過的歲月，如同覆水：再也收不回。不能將過往放在秤上的棒錘，只能作為想起生活奇遇的某個片段。生命可以比作過路的影子，或是在春天開的花，秋天枯萎的草，或是最終像是迷樣的夢境。在生活中只能將一切美好的時候看做某個曾經有的愉悅，像短暫冬日的邊緣，再次藏在地平線之後，再次等待迷人的幸福微笑的時刻。不過幸福好像跑開了，無法把它追趕到。//我起得早或是夜晚不睡，一切毫無結果，就像水順著手指流過。這樣讓我想起一事：當我長大時，有時候觀察敏銳的人們看到我的手掌紋路並說：「哦！年輕小伙

子，你的幸福消失在指間，你的世紀（生命）將延長。」

現在是談談我那經歷過的歲月的時候。可以提提某些類似一般人的事情，但是會拉長故事而變的冗長，而且所談的也不會有好處，因此我們就先擱置這些。依我的想法，我們就停在我生命中最後的事件上，那是發生在 1955 年，到現今都沒被忘記。儘管過了許多年，但記憶中好像是昨天，我用五十張信籤記下在事後十二年，所有還記得的奇遇，並且建議你們知道這事，我的孩子們，因為向我展示的是一你們在自己的生活中實際上也會遇著相似的異象。很多人都看見所有在 1955 年發生於我身上的事，只是無法用理智去理解，而且任何人也無法知道發生之事的秘密。甚至在我生病和恢復健康後，我從各方面思索了四十天，並再次來到我被交代工作的工地，並且工作了四十天，而在工作的第四十天沒料想到地，在午餐前突然我的手和腳顫抖起來，我的內部好像電流通過一樣開始抖動。我回到家去吃午飯，但什麼也吃不下。我去找醫生診治，但醫生什麼也不知道，因為我沒發燒。他建議回家在澡堂擦拭治療看看。但是第一次在澡堂時，我承受不住擦拭，失去知覺地被人從澡堂拖出來。

這事之後，我的健康開始逐日下滑，甚至到我連去上廁所，我都提醒家人我未必可以從廁所回來。看到了這樣神秘不解的失去力氣，不得不想起在那些異象中給我展示的，為什麼要舔火球，不得不吃紙、喝墨水，難過地製作著唱片和很多其他無法忍受的事情。因此必須找出為此受苦的原因來消除這痛苦。

首先，我在火爐裡燒毀兩個書櫃的所有現代書籍，賣掉櫃子、節慶時穿的好衣服，毀掉唱機、唱盤，就感到些許的舒服，不過是慢慢地而且沒有就此完結。於是我不禁想起異象中關於穿過耳朵，拖拉著和讓心痙攣的收音機電線。我撤銷了廣播收聽點，從房子拆下了電線，之後心就停止痙攣了。只剩下因風寒（風濕）的痛，只能用自己的方法慢慢趕走它。接著我想起了異象中告訴我要去伊凡那裡找到書，和在親人那裡的第一份抄本的「話」。短短時間中我在伊凡那裡找到那些有需要的書，在春天，我前往匹茲馬的親人那裡，並且在那裡從他們那兒找到了第一份抄本，其中的第一份抄本是我在 1915 年，寫的是關於死亡，當時死亡就像一次戰爭一樣出現。這之後好像解開了聖經和異象的神秘，就是死亡對我而言好像是一場戰爭：經過了四十年，生病和康復了四十天，之後工作了四十天，又再度被病侵奪，又過了四十天。因此就不得不注意聖經所言，人懷胎成形要四

十天，人死後的第四十天是最後的心的滅亡。接著指出，死後將有審判，隨後根據一生中的所作所為審判靈魂，以及等著他為所行之事的懲罰。

接下來說的是發生在我身上種種之事：首先是死亡，後來是審判並被判前去冰冷的地獄，就是去永遠的寒冷中，在那裡的時候，我知道過了兩年，事實上，誰也不知道時間，只有一事清楚，我生病到康復經過了四十天，而不是兩年。

為什麼這樣啟示，這些對我們來說目前還不知道，不過我想在異象中經歷的事很多，但仍有一些事情是不清楚。總地說來應當說，在異象中的啟示在這或那有很多不是直接能說出，因為這是在我的事情或想法中，這樣的說明有如隱喻一般，是被我在特別解釋的手抄中提及，也應該對此注意。接下來，奇怪的是：首先，看到發生在十一月十號的死亡。那時自然想到答案，我的生日是四月十號，從生日到異象是過了八個月。也許在未來不明白的事會澄明。你們離我們生下與受教育的時間很遠了，因此很難明白我們當時的生活，只有從歷史課本中看到一些。我不同你們說那些我認為是懊悔或是不祥的錯誤的久遠的過去，就是：我不做解釋，在聖經中論及世界，有看的見和看不見的，或說是被稱為身後的世界。住在這個世界是很短暫地，我們被一切可見的所迷惑，不能認清欺騙的誘惑而墮落，有如獵人網中的魚，補器中的鳥。當時間到了人生命中的最後日子，瞬間知道自己的一生中，那裡曾有錯誤，不過已經太晚，不能返回：過往如覆水。人從短暫的生命來到永恆的，也就是不會終結的生命。當在行走路程時，這些都隱藏起來，只有藉著聖經，還有記載著愉悅上帝的聖人的傳記，我們才明白一些。

但是現在是到了都不相信聖經所說的時期，聖經預示過有人聽著上帝的話卻沒有信仰：世間的誘惑使他們真誠的眼睛瞎了。所謂的在最後的時間，黃金和銀沿路散放著，但誰也沒有拿走它。黃金和銀正意味是聖經。其它的聖人寫說：不要在皮的或樺樹皮的書上寫：因為後代的人想要擦掉它們。還有很多可以從聖經上舉出，不過我們就停留在我自己的過去，那段沒有信仰的日子...

我開始尋找有關書上所寫是否正確的答案，我不反對從讀過老舊書籍的老人們那兒來知道。但是去尋找這些人時已經太遲了，他們已過逝，就不清楚他們的書陸陸續續被拿到哪兒去了。而我自己擁有的舊書，我不能輕率地將它們丟棄，因為在其中有不可推翻的真理。有一些對新的世界



觀很瞭解的人，談話中他們告訴我說：「你是看見了永遠的痛苦或是神妙呢？」我毫無根據地無法相信所有現代的，每個人斥責我的觀點，在細節中他們不知道最真實的東西，特別是在那些預言書中講的。

我的生活和年歲迫切需要麵包，我的家園也在尋找不同的地方甚至地區，對此大家都知道，不過總地說來，我一生中不得不搬家八次，買房子和其他為了生活必須的設備，在生活中沒有時間來辯究新舊信仰的問題。因為家人幾乎一打，十二個人，正如我先前已經說過，幹活的人少，吃飯的人多。在困難中，我十五個孩子中有十個長大成人，而五個在七歲之前就死了。

### 《在世間如年度般磨難的輪子。為什麼我撕去自己的衣服》

「在一個星期的第七天不敬拜」，奪走了生活中超過七年在任何事上自己付出努力的成果。特別清楚地從 1925 年到 1931 年。所有一切的被拿走，都結束在紀錄在紙上，那價值六十盧布的股份，六頭牛和兩匹馬，畜棚，走廊長十八，寬十三俄尺，在裡頭的草棚放了近百堆的草，糧倉有供給所有牲畜及幼畜的草量。最後被拿走的是當作國家的土地，股份的投資也改變不了什麼。記得百分之六十的應當是公積金，當領到股籌時，那錢已貶值，結果是一頭牛和一公斤奶油等值。大家都知道這叫什麼。

.....

因此有趣地想起一件事。當我長大時，有時候觀察敏銳的人們看到我的手掌紋路並說：「哦！年輕小伙子，你的幸福消失在指間，但你的生命卻很長。」現在看到的就是我那沒幸福生活的時候。可以提提某些類似的事情，但是會拉長了故事，所說的也不會有好處，因此我們就擱下這些不說了。

.....

遲到總比不到好。聖經告訴我們說：我們的生命，就像過去的影子，就像一晝夜的花朵。我們今世的生命短暫，但來世的是沒有終點，有時候為了將來的生命所有的聖人過著痛苦的生活，可以忍受一切悲苦與病痛的折難。就拿 虔敬的阿列克謝依，甚至現今的索洛韋茲基島的人們、阿瓦庫姆、拉札利或是我們修道院八十八個做禮拜的人。不能說人們不知道或

不明白。他們活著為了取悅上帝，如救主耶穌基督所教導，門徒追隨他，他的弟子，在異象的基礎上，揭露奇蹟，而先知們自己經歷所有苦難，教導各國的人民，並留下自己的教誨，也留給我們。之後，在茲拉托烏斯特和其他的地方繼續他們的教導並悅主地生活。特別是茲拉托烏斯特的書讓我們有幸讀到很多千頁的書，生活並仿效，但不是現在最近到來的不信神，關於此，聖經將告訴我們。然而必須提及的是，我們已經很少看到聖經了，儘管在我們年輕的時候還可以找到許多，但是我們走我們自己的路，我選擇了最小阻力的道路，就是現代不信神的路。我就是如此自持。十或十二歲的時候，有一個老婆婆雅芙達金莉哈 阿庫琳娜，她常常跟我們說：「我們這老一輩的，可就這樣過完一生了，而孩子們，你們到中年時，等著你們的卻是艱難的時刻。」我們便問：「這是什麼樣的艱難時刻呢？」於是她就說了。我們的叔叔阿留沙總是趴在書上（他總是這樣念書）。

當我長大之後，好像已忘了這些，我隨著世界的迷惑和現代行走，你們已知道我在克利斯托夫卡就是這樣。我簡短地說，我沒有相信上帝，並想可以救這樣活到老，但是到年老之前，我總不會去想到老，我輕率地看待，就像所謂地透過指縫來看，結果得到什麼？得到的就是上帝提醒我的忘記，讓我看到我的滅亡：陷在生活的罪惡中，說白了就是無神的生活。生活在現代的迷惑意念中：為了快樂而喝，聽手風琴和唱機，在群眾中唱歌，聽收音機的歌，去看電影等等。所有的我都認為不是罪過，因為誰也沒有因此受害，只是娛樂吧。什麼是罪過呢？在記憶中是沒有的，假如在什麼時候想起，那就算了，不該放走時間，在腦子還是快樂的時候，尤其是成家和與家人一起年輕歲月，生活中盡是有趣的事情。所以只想使自己高興。然而在自己所有的生命中，出現了界線。在 1955 年，過了十分快樂的十月的日子，在十一月十日的晚上，我一如往常地睡了，就像一般工作後一樣，健康而且理智都正常。某個人用手輕輕地碰觸我。我睜開眼睛，看見：屋子內有不尋常的黃光。我知道這不是月光照射，儘管有些許相似。我繞著床，轉著頭向床上的枕頭，看見了：站著死神，一個身材高大的人，肩上有披風，像是白色的殮布，頭部和內部正是人的骷髏。我看到屋子的光就是從他發出的。那時我坐在床上好能仔細觀察，並直接轉向他，他活生生的站著並打開嘴巴。輕聲地說著：「準備好了嗎？」馬上降下地板上來，好像躲到了床頭的部分（枕頭後），冒出了火。我在床上縮著我的雙腳，這時在房間光亮就不在了，剩下一般夜晚的黑暗，只有勉強可以看見窗子。

我便自我思索：這到底是什麼？在我生命中從來不曾有過，也沒看過。我看看自己：健康嗎？不是作夢嗎？不是，一切都如平常生活中一樣，健康的，我沒有睡，妻子在旁邊睡著。到早上我都沒有睡著，接著過了兩個早上

失眠的同時，開始了一些異象，不是在夢中，而是真實的。後來我被送到醫院，在那裡特別神奇地發生了實實在在的異象，縱使是那些聖經並沒提到過罪過，但它們現在看來是真的罪過：收音機、唱機、電影、在報刊上寫並讀無神和誘惑的文章等等，到三十種之多。而如經上所說的第一是死亡，第二是審判，第三是永遠的折磨，聖經這樣告訴我們，也如此地展示給我。

我已經提過死亡了，至於有關上帝的審判和苦難是受限在不能在異象後只用兩到三頁來交代。十二年過去了，我的記憶留存著如同昨日一般，因此我常常受生命終結的威脅，決定寫下儘管是短，但是卻很重要的異象。我用了超過五十張的信籤。這不只是談談異象，更是有益心靈。當現在已過了十五年，很多過去的異象，聖經給的想法有很多，這就是意謂著，上帝不希望人死於罪惡，而能走向救恩之路。在這裡自然地就提提這樣的例子：當我還十四歲的時候，我讀聖經，也抄寫過那我覺得有趣的片段。在筆記本抄錄下了文章，就是一場與死神在曠野相遇和談話的偉大勇敢戰爭。也抄錄下對最後時間的預言。後來，大家都知道，我從舊的軌道走下來，換了新的軌道，在 1955 年之前我忘了這事情。

就如我前頭所說，出現死亡，隨後是審判和受難的異象，在異象中我被告知：你會在父母親那裡找到你要的東西。確實我找到了那我十四歲時寫的筆記本。那些讀過的書，是在伊凡那找到的。誰是伊凡，沒什麼好多說的：在世間有很多的伊凡諾夫。當我生病四十天後從醫院出來，探聽舊書。幸運地在伊凡 亞非墨維奇（克力莫夫卡）看到所有我在年輕時讀過的書。我提醒你們，我們活在上帝掌控的異象中，我們不能離開宿命。但是我們在世間是自由的，但是至高者那看不見的力量在我們上頭，誰想去哪裡，就去哪裡或是如他想要的留在路途上：是去天堂或是去受苦難，沒有強迫。想去上帝的國，門是開的，但路途是沈重狹小的，但是通往那永遠沒有終點的折磨的路是寬廣的，聽說是很多人想去，其中也包括我。但是，上帝等待我們從罪惡中回頭。例如有誰可以讓我看和告訴我，我有時所想、所說和懷疑信仰。事實上，答案很清楚。此外我們是無所可敬的，

我說過我們沒獲得這敬佩。但是上帝的仁慈，不讓我們罪人死於罪惡，給卑微者所有的拯救。如聖經所寫，哪裡有上帝出現，哪裡就贏得勝利，就是說，罪人被告知去天國的路途。我們依照先知們在聖經、在末世所說的生活，將會有萬國之城，不是食糧的城，而是上帝光榮的城。請看看生命，這是如此地無依靠嗎？誰讀聖經，誰聽聖經，沒有聖經誰也不能進入天國，因為聖經揭穿了這繁瑣短暫人世的迷惑與欺瞞，並全然證明了上帝之國和祂的真理，雖然不可見以無所聽聞。正如救主耶穌基督說：那眼所未見，耳所未聞，人心所未想到的將來福樂，不是短暫的，而是不會結束的永遠。

關於永遠的苦難也這樣說，苦難將是無法忍耐和永遠的，不是一百年，不是一千年，不是百萬年或數百萬年，而是沒有終結。無法算清沙子、樹葉或草，就有永久的歲月。在這兩條基本的道路上，所有的聖者，生活著並承受所有這世間的病苦與折難，仿效救主耶穌基督的話，進入天國前，應當經過許多苦難，他們渴望天國，因為渴望者會得到天國福樂。我們不用舉大多的例子，以隱修院的超過百位的受難著，在火中或飢餓中受難，或是索諾韋茲基島近五百個教父，和其他與這些人一樣：教長阿瓦庫姆被趕到西伯利亞等等地方，也到過普斯達茲爾斯克，最後和其他人為舊信仰被火燒死。而大家都知道，為就信仰死掉的人有三十萬人。這究竟是什麼？難道沒有人，難道不知道聖經嗎？不是，這是十分有智慧的人們，他們喜愛真理，而厭惡虛假。他們從聖經得知那為舊信仰而死的時刻的預言以及所有聖徒和七個教會的指示。揭穿現今尼康派的信仰而遭受苦難與死亡，他們和我們必須追隨，我們可以知道很多，不用懷疑地，我們知道在俄羅斯舊信仰已經超過七百年了，不去看現代信仰的荒淫與生活：所有的都應該如先知與聖經所說的那樣完成。最後我簡短地提醒你們，要是發生無法拯救的病，我勸告一事：如聖經所說，在生病時最要緊地是滌清罪過，假如他願意接受它，不向上帝抱怨。因為生病，所以不要求齋戒和禱告，只需感謝上帝，現在，上帝說：若忍受到最後便得救，但不能忍受就滅亡。在現在很多人用自殺來解決一切，但請上帝不要讓我們這樣想：這不是別的，正是魔鬼的誘惑，希望人的靈魂與肉體都離開上帝。魔鬼在暗中將不好的思想灌輸給人們並逼迫他們成為異教徒或是失掉對來世生命的信仰。不要看他們的未來，而是全心全意地接近上帝，用耶穌基督的禱詞祈求祂，求上帝不放棄我們，和求上帝給予我們所需求。

這樣寫道：祈禱是通往天上的梯子，在生活中所有聖者不斷地禱告並

且我們祈求上帝寬恕所有犯過的罪。不可以害怕罪過：在地上人們或多或少都有罪，只要知道那上帝特別反對的罪過，就不要去犯這罪過。當你被釋放，那時上帝對你過去所犯的罪過將給予仁慈。至於如何照料生病的人，這又是最重要和上帝所珍視的：為病人服務，在審判之日將會有福報。